

新 中 學 文 庫

駢 文 概 論

金 祖 香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著作者 金秬香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駢

文

概

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37042)

國學
小叢書
駢文概論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翻 *
* 所 印 *
* 有 必 *
* 究 *

著 者 金 柁 香

主 編 者 王 雲 五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駢文概論

目錄

敘言	一
第一章 上古至周駢體之起源	七
第二章 兩漢曹魏之駢文	三三
第三章 晉至陳之駢文	五九
第四章 隋唐五季之駢文	八四
第五章 宋遼金元之駢文	一〇九
第六章 明清之駢文	一二四
結論	一三八

駢文概論

敍言

文之興也，其發於自然之天籟歟！鳥之鳴春也，蟲之鳴秋也，彼不知所爲文也；徐而察之，而鶯之簧，蟬之琴，若皆有文之節奏焉。耕夫之唱和也，牧童之行吟也，彼不知所爲文也；就而聽之，而前者于後者唱，若皆有文之腔拍焉。其所以合者，以其必有天然之韻也。彼不知所爲五音也，四聲也，而其無心之發揚，迺自然而然，叶於諧聲之義。然後含識之人，感焉而應，觸焉而發，因之綴字以爲句，連句以爲章，調之以韻而名之爲文。攷古用韻文，厥有二因：一則剏字之原，音先義後，解字之用，音近義通，古人作文，比類合義，韻既相叶，義必相符；一則硬語、奇字、詰屈聱牙，唯韻語、偶文，便於諷誦。綜斯二端，遂崇駢體。夫爾雅之文，其文最古，孔子對哀公之問，謂足以辯言。蓋泰古以來，紀載政事之言，迪名「爾

雅」其發爲文章，皆集實字而羅列之。字皆綺合，句必珠連。論者謂爾雅之作，當在歌詩以前，謠諺以後。次之魏張揖官博士，依爾雅舊目，綜兩京羣言，箋釋訓詁名義，緣流討源，文苑波詭。明儒宋鬱儀蒐輯駢語，卽仿爾雅廣雅之例，作駢雅二十篇。蓋物相交錯謂之文，故古人之屬辭，匪唯句法貴駢也，卽隸字亦皆貴駢。

說文：「駢，駕二馬也，從馬并聲。」攷之文選琴賦「駢馳翼驅」注，訓爲併；七命「駢武齊轍」注，釋爲並；猶言車貳佐乘，馬儷驂服，維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卽此以思，可知道炳而有文章，辭立而生奇偶，而偶文以韻爲芳，駢字以音爲主。夫恬淡夷愉，鏘啞而闐鞞，此元音之美調，亦偶文之極軌，吾久不得聞之矣。若夫整輓其詞，而笙磬其音，言之美者，亦能動人。三閩弟子唱吟於湘楚之涯，其菁英漸肆於漢，盛於六朝，迄唐之末葉而醜，是謂攝古之腴而養其體。第流美多出於奇，凝重必生於偶。故「駢訓併」「並」致爲微妙。非然者，兩事相並，而輕重不均，是驥之左驂，駕爲右服也；或二事合併，而莫與爲偶，是夔之一足，踈蹕而行也。劉彥和文心雕龍麗辭篇云：「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連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近人陸氏紹明亦謂：刻簡以來，文如煙海。宰

匠宗工，代有其人。「談天」、「雕龍」，文之奇觀，離騷招些，文之豔逸，古今文體，駢儷爲宗。攷之古人之言，則如彼，證之今人之言，則如此。良以事歸鏤繪，言必齊偕，辭忌失朋，理資配立，蓋偶語韻詞，體固與文合也。若屏斥駢體，崇尚奇詞，則是舍文從質，翻追棘子之談；反樸歸真，拘守老聃之論矣。矧夫典論著於魏帝，備列詩賦之章；文賦勗自陸機，不列序碑之體；則單行之辭，實與文章有別，有何疑乎？

夫古之作者，擇言以對待，援義以比例，雖在約舉，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稱，單複必齊，俯承其仰，斷者自續，兩兩間合，節節遞轉，頓挫抑揚，尤省虛字。未有單詞隻義，而可以爲句者，亦未有一語孤立，而可以爲章者。文生於聯珠之字，成於駢峙之體，舍茲排偶，是謂不文。豈其屬思之精，實爲用字之當。能知駢字之用，卽得能文之方。故夫駢字者，文之權輿，第未成篇耳。蓋上古文體，語近自然，自騷人踵起，易以駢字，辭人體物，語必魚貫，於是相羊徘徊之類，陸離繽紛之詞，屬采繪聲，篇章疊見。逮至漢賦，縱橫鋪陳，圖譜不啻——語山則岑峯崒峩，寫水則滂溥沆漑，花鳥則葢蘭荃蕙，鴛鴦鴛鵝，玉石則玫瑰琳瑯，瑊瑯璠玕。此則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是修辭之要術也。至於冠劍陸離，輿衛紛溶，雲旗星蓋，邃宇高堂，靈靡千名，鏤錯萬狀，采蘋白芷，采南國之芳馨；

木蘭申椒，徵楚邦之植物；赤豹文狸，備其用，靈蛇玉虺，誌其奇。此則取象於名物。况復摛詞典則，鍛字必精。——「兮」此列爲助詞，「羌」「慶」用爲起語，「翼翼」示雍和之度，「審審」表忠藎之忱，推之訓詁，爲「愬」，易「滿」爲「馮」，或語合方言，或字宗古訓，至若調與詞諧，名與均叶，此則有資於韻學。分類析辭，唯在善用之耳。

從來情感於物，則形於聲；聲能成文，斯謂之音。音以律文，聲不失序，妙達斯旨，方可言文。故觸物抒情，俾色揣稱，或擬雙聲之字，或采疊韻之詞。文選洞簫賦彌望儻莽，司馬相如傳案衍壇曼，壙垠儻莽於澆沆爲疊韻，案衍壇曼於澆沆爲雙聲。明乎此，則古代文詞之駢字，雖因文而殊，然其音相近，其義亦必相同，不必泥於字之同異也。觀「澆沆」賦西京「龐鴻」封禪文一音相轉，而平子、長卿用之各別，則以聲音有高下之分也。「巖嵬」吳都賦「涼瀼」江賦二字相通，而太冲、景純用之各殊，則以聲音有輕重之分也。蓋音區小大，故語異翕張。若用字偶乖，則音節必紊，此不可不察也。要之審音唯取相符，用字不妨偶異，如江賦之「翩翩」，卽禮記禮運篇之「猶狶」，而有從犬從羽之殊；思玄賦之「烟熅」，卽周易繫辭之「緼緼」，而有從火從糸之異；後漢書馬融傳之「鋪于」，卽藉田賦之「頽斌」，均分

布之異文；史記天官書之「逢伍」，即漢書劉向傳之「蠡午」，均旁午之異文。此皆駢詞之有異形者也。唯其有異形，故所用者不皆正字，往往取同音之字，段借爲用。試更即文選觀之，如「汚」「宐」「宐」，「宐」本一字也，而西征賦作「汙」，吳都賦作「宐」，江賦作「宐」，奏彈王源引作「宐」，均即說文之「滂」字；「揭」，竭，嶮，本一字也，而東京賦作「揭」，江賦作「嶮」，海賦作「竭」，封燕然山銘作「嶮」，均即說文之「碣」字；「憖」，聊，寥，漻，本一字也，而琴賦，笙賦，作「憖」，思玄賦，作「聊」，楚詞九辯，作「寥」，南都賦，作「漻」，均即鄭風之「瀏」字。唯明于此例，庶漢魏六朝之文，所用駢詞，均可即音以通其義；而古人隸字之工，亦於此略可觀已。此揚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故選詞遣字，亦能古訓是式，此非淺學所能闕也。

再自粗而言之，則「錦城花放，蝶舞姍姍，金井梧陰，蟲鳴唧唧」，此物質之文也；「秋山平遠，突起危峯，春水瀲灩，時成激浪」，此地理之文也；「漁翁棹去，遂發清歌，樵叟薪歸，偶聞高唱」，此人事之文也。蓋宇宙間之自然現象，以及一切形形色色，莫不含有駢文之原質。感焉而應，觸焉而發，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若蘊蓄甚久，流露於不自覺者，而騷人墨客、公子翰林，廼乘間以盡洩其祕

而遽發其藏，不啻取諸其懷而予之；而吾國之單音文字乃適足爲達情之具，此吾國駢文所以至精而益美也。曷以知其然也？歐西諸國，人事不同，故所見所聞亦隨之而異。治科學者見花木蟲蝶也，則將發其研究動植物學之思想焉；治文學者見之，則以爲文之真景也；治科學者見山峯水浪也，則將發其研究地質學測量學之思想焉；治文學者見之，則以爲文之妙趣也；治科學者聞漁歌樵唱也，則將發其研究森林漁業之思想焉；治文學者聞之，則以爲文之天籟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紛而博，一專而壹故也。雖然天經必錯以地緯，陰偶必繼以陽奇，故駢中無散，則文氣滯而難疏，散中無駢，則文貌枯而易瘠。劉開與王子卿論駢體書曰：『夫駢散之分，非理有參差，實言殊濃淡。或爲繪繡之飾，或爲布帛之溫，究其要歸，終無異致。』旨哉斯言！間嘗綜而論之，吾國自上古以迄三代，爲駢散無分之時代也；自周末以迄西漢，爲駢散角出之時代也；自東漢以迄曹魏，爲偏重駢文之時代也；起兩晉，歷六朝，迄中唐，則爲駢文極盛之時代；自唐末至趙宋，散文興而四六起，駢文之餘波猶流行而未有已也；元明駢散並衰，而駢勢尙未蹶；清代駢散並行，而駢勢爲特強；此論文體者，多以駢爲正宗也。噫！文運之厄，至今爲甚——黼黻琳瑯，幾將墜地。不揣樛昧，爰著駢文概論。庶幾變遷之可蹟，敢云軌範。

之可循環歟？

第一章 上古至周駢體之起源

夫未有文字，理無文章，紀事則然，無關口語。第古人口授其語，後人追記其辭，亦猶後世諺語、歌謠，其初野老村童傳之於口耳，其後文人學士記之於簡籒，出於追錄，非由自著，理至顯也。是故外史所掌，倚相所讀，諸子百家所引，雖在上皇之世，奚必無其文章。劉勰所謂「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賈其然乎！陶唐氏興，渾噩之風既革，巍煥之運斯開，野老吐「何力」之談，帝王世紀帝堯之世，有老人擊壤而歌。郊童含「不識之歌」，列子堯五十年，康衢有童謠。封人進「三多」之祝，莊子華封人請祝。心樂聲泰，此之謂矣。有虞繼作，辭采斐然，「明良喜起」之歌，「卿雲南風」之詠，卿雲歌見尚書大傳南風歌，見尹子古今樂錄又造南風操。已開唱和之風，實爲風騷之祖。夏禹承之，憂勤惕厲之心，見於二箴餘句，周書文傳篇載二箴，孔晁注禹之警戒書。又作開望以備災，見周書文傳篇引開望，晁注開望古書名。銘籩篋以待士，見鬻祀六沴以警民，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歌九德以敍功，而當時塗山孔甲之歌，尤

開國風周南召南之作。

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而帝啟之樂亦爲楚

辭九歌九辯所宗。

楚辭注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

氣雖孤行詞多比合。迨及商湯盤銘厲「日新」之規網祝表「深

仁」之德。

賈誼新書七

開國之辭頗尙體要及其衰也迺有商銘。國然箕子麥秀伯夷採薇君子賢人德音

未已。蓋有殷一代樂章足以繼夏詩頌足以開周故有娥爲北音之祖殷整爲南音之宗。

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娥氏

有二佚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殷整甲徒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南音樂記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

又云：「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然則聲詩韻語雖發自蒼沮造文史官記事仰錄三皇之書遞

述五帝之史莫不訓辭爾雅音節相諧。至於周代外史猶掌其籍左史能讀其文及王子朝奉周之典

籍奔楚於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迺退而刪訂六經。夫經語皆樸唯詩易獨華詩之比物也

雜故辭婉而妍易之造象也幽故辭驚而創駢語之采色於是乎出。尙書嚴重而體勢本方周官整齊

而文法多偶戴記工累疊之語繫辭開屬對之門爾雅釋天以下句皆珠連左氏敘事之中言多藻飾

駢語之體製於是乎生。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贊曰：「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

燦乎羣言之祖。」劉開書其後曰：「伐薪必於崑鄧汲水宜從江海。」真知言哉！

縱橫之學，本出古者行人之官。縱橫家善於辭令，長於諷諭，能移人之情，奪人之志，其源本出於

詩。春秋之時，列國卿大夫聘問往來，不辱使命，蓋無非文。其言以達其愷而已。是以鄭修命詞，子產於

焉潤色；晉主盟會，仲尼以爲多文。蓋直情逕行，夷狄之道，迺如此。語見檀弓。而言不雅馴，搢紳先生所難言

矣。至如燭之武、王孫滿、子家、呂相之徒，亦莫不奮其筆舌，折衝強敵，轉害爲利，垂聲無窮。降及戰國，人

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爲宗，利口者以寓言爲主，所以蘇秦合縱，張儀連衡，立說

著書，下開七發，而當時文學之士，滑稽之流，亦染縱橫之習。蓋以其時縱橫者，抵掌搖唇，類多積句，偶

麗之體，適可稱職耳。三代既往，百家競興，抉義豈皆淵深，造詞類多精奧。引喻奇古，老氏首發其端；鈞

理玄微，蒙莊曲盡其變；管子以峭鍊制勝，不韋以淹麗爲工；韓非之書，語悍而澤奇；鄒子之說，心奢而

辭壯；史記驕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鵷冠綿綿，亟發深言；楚人以鵷爲冠藝文

鬼谷眇眇，每環奧義；史記蘇秦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藝文志文子九辭約而

精，尹文得其要；劉向別錄尹文子學於莊老其書自道以至名自慎到析密理之巧；史記慎到學黃老

指意著韓非著博喻之富；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爲人口吃呂氏鑿遠而體周；

本傳不章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關尹旨譎而辭飾；關令尹喜周大夫也過老子老子亦知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關尹名至於御冠，導言恢詭，徵事奇博，抽思奧蹟，振采瑰奇，則玄圃之珠，求焉而不竭，崑山之玉，采焉而不枯。如周穆王之瑰璋湯問，苟抽祕思，騁妍詞，斯焉采摭，靡能盡者，抑亦文章之靈囿已。若夫屈宋，踵興爰，叛騷體，上擷六籍之菁英，下括九流之奧旨，允矣樹駢體之先聲，洵乎文章之極則。唐勒、景差，相競造賦，發言摘詞，聯藻交彩，既有瞞瞞之奇意，卽出游談之詭俗。夫以七略蠡起，騁辭則雲烟萬態，飛辯則黑白易色，拾其墜羽，猶振奇采；况乎良工哲匠，宜取實於楚材，落葉滄波，多問源於湘水，采擷從心，又奚煩曉論乎？

一 唐虞之駢文

帝典之文，極有法度，法度之文，必取整齊。尙書「欽明文思」，一字爲偶也；「允恭克讓」，二字爲偶也；「分命申命」，四節，文法相似，爲章法之極整者；「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雖一氣銜接，而句法則已排比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凡數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對偶之法已工，第平側之

音未叶耳；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元首」對待，「喜」「起」協韻，實爲律詩之遠祖。蓋音出於口者，聲所繇成，是爲有韻之文，咸合自然之節，故和聲依永，八音於焉以諧；六律五聲，五言於焉出納。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是以采色彰施，臣隣繪夫皞火，簫韶迭奏，階阼闔以笙鏞。論者謂唐虞之際，文史質實，未足爲定評也。夫文之初生，駢散並不分塗，亦猶數之初，奇偶不立界說。迨文法愈密，古意愈疏，此典謨之文所以不可及也。

二 夏后氏之駢文

夏后氏興，駿業鴻績，九序唯歌，勳德彌縟。豈營麗辭，率然對爾。禹貢所言，「隨山刊木」偶語也；「高山大川」偶語也，導山之文，可徵山脈，導水之文，可徵水系，統緒不失其宗，辭華自然相配。嘗觀蜀西邛崃九折坂之陰，有磨崖壁窠書，則「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八字也。雙碑屹立，儼如對聯，後人雖工譔著，必不能如是之渾成也。至「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之類，對仗尤爲整飭。禹貢以下，偶語益多，其言：「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爲記四至之始。曰聲教者，猶易之文言也，聲之爲教，莫不叶音而足語，立均而出度。國語凡茲古籍，半屬韻文，或因形定聲，或因聲見義，故曰聲也。

夏后啟嗣位，作甘誓，其言「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類，文頗整贍，亦足振藻簡筭。至太康五子之歌，帝相源水之歌，釋史引古琴疏不若桀時夏人之歌爲可信也，亦可見當時之體焉。

三 夏小正之駢文

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頒夏時於邦國」太史公謂「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鄭康成曰：「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夏小正。」小正原文，今已散佚，僅賴戴德傳記，猶存夏代遺文。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卷或謂此乃小正經文大戴禮所載夏小正乃戴德其書上紀星文之昏旦，雨澤之寒暑；下陳草木稊秀之候，蟲羽飛伏之時；旁逮冠昏祭薦耕耨蠶桑之節。文句簡古，寓義婉深。且俊風寒日，農夫用以均田；睇燕剝鱗，學子資以爲鼓；大旱小旱，爲筆耕之奧區；虞人麓人，亦漁獵之淵藪。偶焉披閱，如泛珠船，如游玉海，義包衆有，美不勝收。至若用暢采識，秀幽黍禪，隸而輯之，亦駢文家之行廚也。而况秉義和敬授民時之則，開明堂月令之規，尤足以盡探本之功乎！

四 山海經之駢文

吳越春秋云：「禹東巡，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

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識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世之覽是書者，皆以其闕誕迂夸，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然自劉子駿之奏，王仲任之論衡，趙長君之吳越春秋，咸以爲禹益所著。畢沅考定篇目，以爲三十四篇。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類別草木鳥獸，今其事見夏書禹貢，爾雅釋地，且列子引夏革之言，呂覽引伊尹之書，多出此經。革、尹二人並爲商人，故知此書爲禹益所作，可無疑義。且其文辭奧古，確爲古書；其間羅珍列異，耀神炫靈，綠文不足名其奇，白阜難以盡其狀，甘華甘果之芳，天縱以味；膏稻膏黍之稱，土溢自生；枝頭日月，分照數國；山中鳥獸，聯爲一家；其詞句之侈麗，莫不可以資博洽，備風雅者。而其紀載之神怪，益爲可信。夫古史頗多神話，古文每好譬辭，能昭上古文史之例，雖謂爲古代最詳之地志，禹貢之外傳，可也。咨故實，獵文華，斯足與夏時並珍已。

五 殷商氏之駢文

商湯之興，四征弗庭，所謂「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詞意已成對待；其誓辭所謂「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其詞意亦對待也。至於仲虺之誥，所謂「佑賢輔德，顯忠遂